

劳伦斯 普希金 屠格涅夫 蒲宁等著



世界情爱小说名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世界情爱小说名著

王嘉陵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段百玲

封面设计:贾西贝

版面设计:黄瑞金

书 名 世界情爱小说名著

编 者 王嘉陵	ISBN7-5411-1265-8/I·1185
1995 年 1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28.5	字数 45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盲哑学校印刷厂印刷
定 价: 全 套(A、B 卷)25.80 元	本 册:12.90 元

目 录

美妇人 〔英国〕大卫·劳伦斯(1)

初恋 〔俄国〕屠格涅夫(24)

米嘉之恋 〔俄国〕蒲宁(105)

克莱采奏鸣曲

.....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180)

秘密的婚姻 〔英国〕哈代(270)

苹果树 〔英国〕高尔斯华绥(284)

最后一个南方女郎

..... 〔美国〕菲茨杰拉德(350)

睡美人 〔日本〕川端康成(372)

美 妇 人

〔英国〕大卫·劳伦斯

虽然已经七十二岁了，宝玲·阿登保罗在昏暗的光亮中有时仍可被人错看成三十岁的人。她的确是一个保养得极好的女人。装束时髦合度，一点缺陷都没有。自然罗，骨架生得好占得大的便宜。即使死后，她一定也是一架极美的骷髅。她的头颅一定是一个极美的头骨，就像有些古意大利女人一样——在骨骼的线条里，美丽质朴的牙齿里，还保留着女性的妩媚。

阿登保罗夫人的脸是完美的鸭蛋脸，并且是那最能持久的稍微扁平的一种，没有多余的肉可以松弛。她的鼻子从容地以优美的弧线拱起。只有她的灰色的大眼睛在脸上似乎有点太突出，而且它们最容易使人看出她老。那一双微蓝的眼皮很重，仿佛有时为要保持它下面眼睛的明亮狡黠以至用力过度而疼痛。在眼角上有些细微的小皱纹，这些皱纹在疲劳忧虑而面容憔悴时就会松弛。然而又能立刻拉紧成一副愉快光滑的面孔，像达·芬奇所画的一个真能恣意纵笑的女人。

她的侄女西西利亚大概是世上唯一能觉出连接宝玲眼角的皱纹和她意志力的那条看不见的小线的人。只有西西利亚有意识地观察过那双眼睛在变得憔悴、衰老和疲乏，而且一连数小

时都如此，直到罗伯特回来。然后，一下子，那条连接宝玲的意志和她的脸的神秘的小线立刻拉紧；那对突出的枯槁憔悴的眼睛立刻放出光彩；眼皮拱起；那对在宝玲额上弯得很怪的成为脆弱弧线的眉毛开始表现出一种嘲笑的意味，于是你就可以看到这真正的美妇人了——容光焕发，妩媚动人。

她确有永久保持青春的秘诀，意思就是，她能像一只老鹰一样有力地装得很年轻。但是她却很舍不得这样做。她很聪明，知道不要对太多人表示年轻。她晚上在家的儿子罗伯特，有时下午来喝茶的威弗瑞·耐浦爵士，还有星期日罗伯特在家时偶尔来的客人：只有对这些人她才永远是那可可爱而不变的她；岁月才不能使她衰老，百看不使人厌烦；她才永远是明朗的、慈祥的，然而带着微微讽刺的神气，像心中藏着一两件秘闻的蒙娜丽莎。但是宝玲知道的更多，所以她尽可以不必自满。她能笑她那种有嘲弄意义的狂醉的笑。这笑同时永不含恶意，永远温和宽容，不论是对人的美德或是丑恶。她刁钻地暗示着，对前者要宽容，却是更难些。

只有对她的侄女西西利亚，她不用费这番功夫去保持她的明媚。反正一则西西利亚观察不敏锐，二则她又不美。再说呢，她又爱上了罗伯特。还有最要紧的是她已经三十岁了，还依靠宝玲婶母过活。西西利亚！何必为她费劲呢！

被她的婶母同堂兄罗伯特叫作西斯的西西利亚，像一只发怒的猫，是一个高大、皮肤很黑、小短脸的姑娘。她很少说话。即使她偶尔说什么，又仿佛说不出来似的。她是一个穷牧师的女儿，牧师活着的时候是宝玲的丈夫罗纳德的哥哥。罗纳德和哥哥都死了，于是宝玲婶母负起管西斯的责任已经五年了。

他们三个住在一所非常精致但是很小的安女王时代的房子

里，离伦敦约二十五哩，关在一个小山谷里，四周围绕着不大而饶有古趣和令人愉快的园地。这对于七十二岁的宝玲婶母是一块理想的地方，理想的生活。当翠鸟激起的花园里的小溪水飞过赤杨树下的时候，她的心里也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激动。她就是那样的一个女人。

罗伯特比西斯大两岁，每天进城到法律协会去工作。他已经是个律师。他深引为痛心然而没有人知道的事就是他一年只挣约莫一百镑钱。他简直就没有法子超过那个数目，而要想比这个数目小却很容易。自然，这没有多大关系，宝玲有钱。可是宝玲的钱终是宝玲的。虽然她给起钱来随便大方得很，不过一个人总觉着不大应该接受一个很可爱但不是分内应得的礼物。可是宝玲婶母却反要说礼物越是不应得就越可爱。

罗伯特的外表也很不出色，并且几乎是一语不发的。他中等身材，很宽很壮，但不胖。只是他剃得很光的乳白色面孔稍微有点胖。并且它有时候又是那么沉默，神秘，令人想到他是一个意大利教士。他的眼睛也是灰色的，像他母亲，不过很羞涩不安，不像她的那样毫无顾忌。也许只有西斯是唯一一个能懂得他极端羞涩和不安的人，懂得他习惯地感觉他自己老不是在他该在的地方：几乎像是一个灵魂进错了一个身体。然而他永远不想什么办法，依旧每天去法律协会研究法律。使他发生兴趣的是那些古老而奇怪的案件。除了他的母亲外，再没有别人知道他收藏着异常丰富的古墨西哥的法律文件，诉讼手续及审判、抗辩、罪状的报告书，以及十七世纪墨西哥普通法律与教会法律的古怪而可怕的混合材料。他对这方面的研究是由于他偶尔看到一篇一六二〇年在墨西哥的两个英国水手因谋杀而受审的报告书而开始的。于是他继续研究下去。得到的第二篇

文件是一篇状子，控告一个米格尔·爱斯抓塔先生在一六八〇年强奸欧萨卡地方圣心修道院的一个尼姑。

宝玲同罗伯特因研究这些文件而度过许多有趣的夜晚。这位美妇人懂得一点西班牙文，甚至于她自己也有点像西班牙人：头上插了一柄大梳子，披着一领极精美的银丝边的深棕色大披巾。她总坐在那完美的古老的桌子旁边，棕色桌面光柔得像丝绒。头发里插着一把梳子，耳上戴着长耳环，两臂露着，仍然润泽，颈项上绕着几串珠链，穿着一件紫褐色的衣服，披着这棕色的或另一个也很美的披巾：在烛光下，的确，她看来是一位三十二三岁的西班牙大家风范的美人。她把蜡烛排列得使她脸上得到最合宜的光亮和阴影，而使这脸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她背后的椅背是用旧的绿锦缎蒙的，衬着她的脸像一朵圣诞节时候的玫瑰花。

他们总是三个人吃饭，并且每次一定要喝一瓶香槟酒：宝玲两杯，西斯两杯，剩下的酒全归罗伯特。这美妇人神采照人，光华四射。西斯——她的黑头发剪得短短的，她的宽肩膀遮在宝玲婶母帮她做的一件很美而且对她合宜的衣服里——用她很窘惑的沉默的棕红色眼睛对她的婶母凝视，目光又转到她的堂兄，一会儿又转回到她的婶母。她所演的角色是被适当地感动了观众。她一直总觉得在某一处受到了感动，甚至在五年之后她仍然被宝玲婶母的风采所惊讶以至于无言。不过在她的意识的深底，永远有那些基本资料——古怪得像罗伯特所研究的文件一样：一切她所知道的关于她的婶母和堂兄的事。

罗伯特永远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有那种古老拘泥的礼貌，这礼貌把他的羞涩掩饰得很好。据西斯的观察，他羞涩的程度还不如他窘惑的程度深。他比她还糟。西西利亚的窘惑不过只有

五年的历史——而罗伯特的一定肇始于他出世以前，在美妇人的肚子里的时候他一定就非常窘惑了。

他全盘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母亲身上。他被她吸引住，就像一朵弱小的花被太阳吸引住一样。然而像一个教士，在他意识的尾巴上他一直觉得西斯也在那儿，觉得她仿佛被关在外面，觉得有点什么事情不对头。他感觉到这屋子里有个第三意识。但是在宝玲看来，她的侄女西西利亚只是她四周环境中很合适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意识。

每天晚上罗伯特同他的母亲和西西利亚在温暖的客厅里喝咖啡。这屋里的家俱全很精致，都是值得收藏的东西——阿登保罗夫人从前曾经贩买油画、家俱以及来自野蛮国家的稀奇物品，所以自己有点钱。这三个人天南海北地随便谈，直谈到八点或八点半，很愉快、很舒适、甚至很像一个家似的。宝玲用这么多很高雅的材料装饰出一种真正的家庭温暖。谈话总很简单，并且几乎总很富有生气。宝玲在认为只有她自己时，经常表现出一种友谊的嘲弄和一种奇怪的带讽刺的高兴，于是来了一个小小的停顿。

在这时候西斯一定站起来道晚安，把喝咖啡用的杯盘等带出去，免得伯奈特再来搅扰。

然后，啊，然后你就看见这一晚母子之间充满了可爱的热情的亲密。他们猜认古文件里的字句，讨论种种问题。宝玲有那种女孩子所具有的热心，在这一点她是出名的，而且这热心确是由衷的。同男人接触的时候，她先用一种神秘的方法把她的力量存储起来准备获得刺激。罗伯特，很稳重，又很安静温和，在两人之中他倒仿佛是年岁较长的那个：几乎像一个教士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而且他的确也仿佛那么觉得。

西斯在院子那边一人占据一层楼，就在从前的马车房和马厩上面。马厩里并没有马，马车房里放了罗伯特的汽车。西斯在那上面住着三间很好的屋子，三间成一行，一间挨一间，她也听惯了马厩里那个钟的滴答声。

不过在晚间她有时出了客厅不立刻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夏天她就坐在草地上，可以听到由楼上客厅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宝玲好听的尽情的笑声；在冬天她就穿上一件厚大衣，慢慢走到小溪上有栏杆的小桥上，回过来望着那间母子两个十分快乐地在一起坐着的客厅的三个明亮的窗户。

西斯爱罗伯特，并且她知道宝玲要他们俩在她死了以后结婚。但是可怜的罗伯特，他不论对男人或女人已经是被羞涩支配得不能自主，等他母亲死后他更该成什么样子呢？——而且大概还要在十几年以后。他一定会变成一个贝壳，一个人的贝壳，从来不曾活过的一个人的。

当他们被笼罩在这老人的阴影之下的时候，他们两个年轻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说不出的互相的同情，这就是罗伯特与西斯之间的连系之一。但是另一个连系——是西斯不知道怎样去拉紧的——就是热情的连系。可怜的罗伯特天生就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的沉默和他的虽然隐藏着而确是很痛苦的羞涩都是一种暗藏在身内的热情的结果，宝玲可不就是玩弄的这一点！西斯并不是没有看见他的眼睛注视着他母亲，一双完全被迷醉了然而被屈辱的眼睛，充满了羞辱。他以自己不是一个堂堂男子为羞耻。他并不爱他的母亲，他只是被她迷惑住了，彻底被迷惑住了。此外，他又为他一生的窘感而瘫痪。

西斯常在花园里一直待到宝玲卧室的灯亮了——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美妇人去睡了。而罗伯特总还要一个人再坐一个

钟头左右，然后才去睡。西斯在外面的黑暗里，有时候真想跑进去找他并跟他说：“罗伯特，这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宝玲一定会听见。并且无论如何，西斯也做不到这一步。于是她又回到她自己屋里去，这情形永远就这样。

早上，咖啡是用盘子单独送到这三个人房里去的。西斯在九点钟一定要到威弗瑞·耐浦爵士的家去，去教他小孙女两点钟书。这是她唯一的正式工作，此外，她因喜好而常常弹弹钢琴。罗伯特约莫九点左右进城。通常宝玲婶母总下来吃午饭，虽然有时候她要等到下午吃茶的时候才见人。当她见人的时候，总是年轻而明爽的。不过在白天，她总是很快地就容易显得衰老，像一朵没插在水里的花。她的时候是在点蜡烛的时候。

所以在下午她永远休息。有太阳的时候，如果可能，她就行一回日光浴，这是她的秘诀之一。她午饭吃的很少，她的“空气和日光浴”在午前午后举行没有一定，完全看她高兴。但通常是下午，当太阳很温暖地照进马厩后面一小块很怪的杉木围着的地方的时候。就在这里西斯把躺椅和毯子放好；又把小伞放在拿起来很方便的地方，放在马厩红墙后面被密密的矮杉树围着一个很安静的小圈圈里。于是美妇人就带了书到这里来。然后西斯留意地回到她自己屋子里去守着，怕的是她的耳朵很灵的婶母会听到脚步声。

一天午后，西斯忽然想自己也行一回日光浴来消磨这漫长的下午。她觉得很烦躁。她想到由房子顶头的那间阁楼可以爬上去的马厩的平顶，就想出一个新花样。她常到那房顶上去。她为了要上那马厩上的钟弦，必须上房顶。这上弦是她自找的差事。现在她拿了一条毯子，爬出去在蓝天之下，看看天，看看杉树顶，看看太阳，然后把衣服脱了，十分安闲地躺下，躺在

屋顶的一角，短墙下，全身暴露在阳光里。

这的确很舒服，让整个人像这样地暴露在温暖的阳光和空气中，真是很舒服！她心中那种冷酷的痛苦似乎都有一点溶化了，那个永远不曾融解过的说不出来怨忿的核心似乎都有一点软化了。她很自在舒服地把她自己舒展开来，可以使太阳完完全全地触到她的肢体。既然她没有别的爱人，她就要太阳吧！她恣意地翻来覆去。忽然，她的心脏似乎在她的身体里停止跳动。她的头发几乎全竖起来，因为有一个声音在她的耳里柔和而沉思地说：

“不是的，亲爱的亨利！你死了而不能同克劳地亚结婚这并不是我的错。不是的，亲爱的，我实在十分愿意你同她结婚，虽然她是那样的配不过你。”

西西利亚瘫在毯子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吓得全身出冷汗。那可怕的人声，这样地柔和，这样地沉思，然而又是这样的不自然，完全不是人的声音。但是这屋顶上一定有一个人！多么说不出地可怕！

她抬起她无力的头，顺着那斜下去的铅顶看过去，没有人！那烟囱实在太窄，决不能隐蔽一个人。屋顶上的确没有人；那么一定有人藏在树里，在杉树里。不是这样，那就是不能形容的恐怖，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声音！她把头抬得更高一点。正在她抬头的时候，那声音又来了：

“不是，亲爱的！我早就告诉你在六个月内你就会对她感到厌倦了。你看，不是对了么？亲爱的！我的话是不错的，不错的，不错的！我不过是要免除你这个痛苦。所以那实在不是我使你感觉软弱无能，去要那个愚蠢的克劳地亚；可怜的东西，她后来脸色变得那样沉郁了！要她又不要她，你使你自己陷入

这迷惑之中去了。我的亲爱的！我只不过警告你就是了。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然而你丧失了精力而死去，一直没恢复神志，这真是可怨恨的，可怨恨的！”

那声音渐渐消失了，在极端痛苦地紧张的静听之后，西西利亚无力地躺到毯子上。这简直太可怕了。太阳照着，天蓝蓝的，一切仿佛这么可爱，这么像下午，这么像夏天。可是，真可怕！——她差不多迷信不可了！而她并不相信那些不可思议的鬼、鬼声、巫术什么的。

但是那可怖的，令人战栗和没有身体的声音，却带着那种余音和又仿佛生了锈的低语。那声音非常非常地熟悉！只是又这样地不可思议！可怜的西西利亚只能躺在那儿，因为没有穿衣服，就更感到痛苦无助和无生气，纯粹被恐怖所瘫痪了。

然后她听见那个声音在叹气！深深的一声叹息，听着好像离奇地熟悉，然而又不像是活人的：“啊，算了，算了，心是必须要流血的！不过流血总比碎了好些！真是可悲痛的事！但是那不是我的错呀，亲爱的。罗伯特明天就可以和我们那可怜、无趣、迟钝的西西利亚结婚，假若他要她。可是他并不想和她结婚，那又何必强迫他呢！”这声音很不稳定，有时只是一种嘶哑的低语，你听！你听！

西西利亚正差不多要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她忽地注意到那最后两句话，她的警觉同狡黠全开始活动。那声音是宝玲婶母！一定是宝玲婶母，在那儿练习腹语或是这一类的东西！她简直是恶魔！

她在哪儿呢？她一定就躺在下面，就在西西利亚她自己所躺的地方底下。那若不是魔鬼腹语的把戏，就是思想的传达，象声音一样的传达。那声音很不稳定，有的时候简直听不见，有

的时候又是一阵嘈杂的闹声。西斯注意地听。不是的，那决不是腹语。那比腹语更糟，一定是一种思想的传达和那一类恐怖的事。西西利亚仍然躺在那儿软弱无力，不敢动；不过已经开始怀疑而变得比较镇定了。那一定是那个反常女人的邪恶的把戏。

但是这女人怎样能如此邪恶！她甚至于都知道她，西西利亚，曾经心中暗暗认为是她害死她的儿子亨利的。可怜的亨利是罗伯特的哥哥，比罗伯特大十二岁。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在他自己内心经过一番挣扎以后忽然死了。因为他热烈地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很美的女伶，而他的母亲却冷嘲热讽地讥笑他的用情。于是他就得了一种很普通的病，但是毒进了脑子，他连知觉都没有恢复就死了。西斯是由他父亲那里听到这一点事的。最近，她常常想宝玲将要把罗伯特害死，就像她把亨利害死一样。这简直是明明白白的谋杀：一个母亲谋杀被她的妖魔所迷惑了的敏感的儿子！

“我想我该起来了，”那个模糊不清连续不断的声音低声地说。“晒得太多了同阳光不够一样不好。充足的阳光，充足的爱情的刺激，充足的恰当的饮食，哪一样都不过分，那么一个女人就可以永不衰老。我真正地相信可以永远不老，只要她吸收的精力和她消耗的一样多！也许稍微多一点！”

那一定是宝玲婶母！多么可怕！她，西斯，在听宝玲婶母的思想。这简直不能想象！宝玲婶母把她的思想用一种无线电传出来，而她，西斯，就非得听她的婶母在想什么。多可怕！多受不了！她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一个非死不可。

她转动一下，无力地躺在那里，腿弯着，茫然地向前凝视着。茫然地！茫然地！她的眼睛几乎看到一个洞里去了。她的眼睛的确凝视到了一个洞里去，但并没有看见它。这个洞在角

落里从那个铅铁的水沟往下去。那洞对她毫无意义，只有使她更害怕。

这时候忽然由那个洞里传出来一声叹息和最后一声低语：“啊，好了！宝玲！起来，今天晒够了！”——老天爷！从那个雨水管子的洞里出来！这雨水管子变成了传声筒！不可能！不，很可能。她甚至在一本书里都看过。宝玲婶母，这个老不死的犯罪的女人，原来自己对自己说话呢！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种微含愠怒的喜悦冲进西斯的胸里。这就是她所以永远不许任何人，甚至罗伯特到她房里去的理由。这就是她从来不会在椅子上睡的理由；除了她自己警觉的时候，永远不会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而一定要到自己屋里去，关在屋子里。当她一旦松懈了，她就会自言自语！她用一种低微柔和而半疯狂的声音对她自己说话。不过她并不疯癫。只是她的思想的本身说出声音来罢了。

她原来对亨利那件事也悔恨不已！那是应当的！西斯相信宝玲婶母爱她那个高大、漂亮、出众的头生子远胜过她爱罗伯特。他的夭折对她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悲痛。可怜的罗伯特在亨利死的时候才只有十岁。从那时候起他就作了亨利的替身。

啊，多可怕！

不过宝玲婶母是个奇怪的女人。当亨利还很小的时候，罗伯特出世的前几年她就离开了她的丈夫。两个并没有吵嘴。以后她有时也见她的丈夫，很和蔼，然而有一点讽刺的意思。而且她甚至于还给他钱呢。

因为宝玲的钱全是自己赚的。她的父亲曾在东方和那不勒斯作过领事，并且是一个外国珍品的热心搜集家。他死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外孙亨利刚出世不久，把他一切宝贵的收藏都留给

他的女儿了。而宝玲，她对一切美，不论是结构，是形状，是颜色，确有热切的爱好和了解的天才，就拿她父亲的收藏作了她发财的基础。她继续收集，能买的时候就买，再转卖给收藏家和博物院。她是那些最初卖非洲古怪的木刻人像给博物院的人之一，还有由新几内亚来的象牙的雕刻。她一看见若奴瓦^①的画就买了；而不买卢梭^②的。她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发了一笔财。

她的丈夫死后，她并没有再结婚。甚至于也不曾传闻她有甚么爱人。即使有的话，也不是在那些最倾倒于她，对她最公开表示热烈追求的人们之中。对这些人她只是“朋友”而已。

西西利亚穿上衣服，拿起毯子，很小心地赶快跑下梯子到阁楼去。当她下楼梯的时候她听到那悦耳的喊声：“我好了，西斯！”这就是说美妇人的日光浴完了，回屋子去了。甚至她的声音也极年轻，明朗，极平衡而镇定。和她自言自语的声音是如此地不同。那个声音确近乎老太太的声音了。

西斯赶快跑到那杉木围的地方去，那里放着那舒服的躺椅和各种精美的毯子。宝玲的一切东西都是精选的，甚至于地板上的草席子。杉树的影子开始变长。只有在那一堆色彩缤纷的毯子的一角里还有温暖安静的阳光。

把毯子折好，椅子搬走，西西利亚弯下腰去看那个水管的口。果然在那儿，在墙角里，就在一个砖砌的盖子下面，从墙上爬藤的密叶中伸出。假若宝玲躺在那儿，把脸转向墙壁，她正好对着那个管口说话。西西利亚现在完全明白而安心了。她的确是听见她婶母的思想了，不过并不是由于甚么神秘的媒介。

① 若奴瓦 (P. A. Renoir, 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② 卢梭 (H. Rousseau, 1844—1910)，法国原始派画家。

那天晚上，宝玲仿佛发觉了什么，她的动作要比平常快一点，虽然她看来依然是她那个泰然自若，而且有点神秘的自己。喝过咖啡以后，她对罗伯特和西斯说：“我倦得很。太阳把我晒得很困倦。你们若不介意，我想去睡了。你们两个人还可以坐一会儿谈谈。”

西西利亚很快地看着她的堂兄。“也许你喜欢一个人坐，”她对他说。

“不，不。”他回答。“假使你不嫌厌倦，我很希望你能陪陪我。”

窗户都开着，随着一只猫头鹰的叫声，金银花的香气飘了进来。罗伯特一声不响地吸烟。在那一动也不动的矮胖的身体里仿佛有一种绝望的心情。他像一个用来作柱子的负有重量的女雕像。

“你还记得亨利堂兄吗？”西西利亚忽然问他。

他很惊讶地抬起头来。

“记得，很清楚。”他说。

“他长得什么样子？”她一面说，一面看到她堂兄为秘密所搅扰的大眼睛里去，那里面好像有很多的艰难。

“嗯，他漂亮得很：又高，肤色又新鲜，和母亲一样的棕色的软头发。”其实，宝玲的头发是灰色的。“女人都对他倾倒；所有的舞会他都参加。”

“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脾气很好，很愉快，他喜欢找快乐。他很敏捷，很聪明，像母亲一样，并且是一个好伴侣。”

“他爱你们的母亲吗？”

“很爱。她也爱他——老实说，比爱我多。他离她的理想